

粵普語音比較與普通話教學

侍建國

香港教育學院

卓瓊妍

香港理工大學

壹、問題緣起

粵語和普通話(北京話)作為兩個有淵源關係的語言,兩者在語音、詞匯、句法上都存在對應關係。所謂語言對應關係,就是甲語言的成分A,對應乙語言的成分B。我們在學習第二語言時,都會或多或少地運用這種對應關係。比如,北京人學了三五個粵語的詞,像「日、熱、人」,就發現它們的粵音聲母都是舌面濁擦音j(粵語拼音字母),¹於是類推,普通話所有聲母為翹舌音r(漢語拼音字母)的字,粵語都讀成聲母j。結果居然正確,²因為普、粵之間存在這麼一條語音對應規律:普通話聲母r對應粵語聲母j。

像這樣的對應規律,當然有助於北京人學習粵語。但是,對應規律就像邏輯的判斷式一樣,有方向性,所有的A都是B,不能反過來說所有的B也都是A。例如,所有的金子都閃光,卻不能說所有閃光的東西都是金子。³以上這條普粵語音對應規律r→j,反之則不行。如果把所有粵語帶聲母j的字,都讀成普通話帶翹舌聲母r,結果明顯是錯誤的,因為粵語裏一大批帶聲母j的字,如「妖、遠、閱、恩」和「休、賢、玄、縣」,它們的普通話分別為零聲母和舌根擦音聲母x。所以,粵語裏聲母j,對應於普通話的三個聲母:r、x和零聲母。⁴這樣的對應關係,對於粵語區的人學習普通話極為不利,我們無法知道自己母語裏聲母為j的字,在普通話裏哪些讀聲母r,哪些讀聲母x,哪些又是零聲母。

再看一個更典型的例子。粵語的一組舌葉音聲母dz、ts、s,⁵對應於普通話的三組

1 本文粵語拼音字母採用何文匯、朱國藩編的《粵音正讀字彙》(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

2 個別字如「榮」,屬北京音歷史音變的例外。

3 在「所有的A都是B」這樣的判斷式裏,A代表所有的A,B不代表所有的B。

4 其實,問題不止於此,粵語裏聲母s的字,也有對應於普通話聲母x的。

5 根據袁家驊等的觀察,老派廣州話分舌尖音[ts, ts', s]和舌葉音[tʃ, tʃ', ʃ],新派粵語已無此分別。見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第2版),頁181-182。本文用粵語拼音字母dz、ts、s(國際音標分別為[tʃ, tʃ', ʃ])代表新派粵語的這組舌葉音聲母。舌葉音的發音部位介於舌尖音和舌面音之間。

聲母：翹舌音zh、ch、sh，舌尖音z、c、s，舌面音j、q、x。比如粵語裏dz聲母的字，像「知、資、借」，我們無法分辨普通話哪個讀翹舌音，哪個讀舌尖音，哪個讀舌面音。

這樣看來，普粵語音對應規律對粵語區的人似乎幫助不大，是規律本身對我們有「偏見」，還是人為造成的？按理說，以粵語為母語的人，同其他以漢語方言（如上海話、福建話）為母語的人一樣，在學習普通話時，比完全不懂漢語方言的人，有一定的優勢。但目前的情況顯示，我們的粵語並沒有成為學習普通話的有利因素。對那些容易出錯的詞，本港的做法通常是死記硬背。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負擔極為沉重的路子。如果說本港目前的普通話水平較前幾年有了長足的進步，那是因為我們的學生付出了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在目前普通話教學依然怨聲載道的情況下，應檢討我們以往的做法。

貳、母語的直覺

香港人的母語為粵語，普通話是第二語言，第二語言在學習上又可以叫目標語。前一節所說的運用語音對應規律，是一種含歸納和推理在內的高級思維過程，不是每人都能自覺運用。然而，母語直覺則不同，它在目標語學習中所產生的強大影響力，無人能回避。這種無形力量，左右著學習目標語的每個環節。

眾所周知，母語跟目標語之間存在的差異，不可能通過調整母語習慣來學習目標語，而只能設法讓學習者認識到母語跟目標語之間的差異。差異分兩種，一種是「有無」的差異，即某種語音，母語沒有而目標語有，或者母語有而目標語沒有。比如，粵語裏沒有舌面音j、q、x聲母，粵語區的人就會把普通話的j、q、x，說成粵語的舌葉音dz、ts、s。這種「有無」差異，一般的學習者自己能覺察到。另一種「貌合神離」的差異，指母語和目標語都具有某種類似的語音現象，但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學習者很難自己覺察到這種差異。比如，普通話韻母有韻頭、韻腹、韻尾三部分，粵語似乎也有類似的東西，例如「煙」這個詞，普通話發音ian是韻頭、韻腹、韻尾三個成分（聲調不計）。粵語發音jin好像也有三個成分，但實際上粵語的舌面擦音j不是韻頭，而是聲母。原來，粵語音節結構沒有韻頭成分，韻母部分只有韻腹和韻尾。粵語「煙」jin的三個音素分別為聲母、韻腹、韻尾。粵語裏類似普通話韻頭成分的〔i〕、〔u〕，在粵語音系裏歸作聲母了。⁶所以普通話韻母可以有三個音素，而粵語韻母只有兩個音素，無怪乎普通話帶韻頭的韻母，常被粵語區的人說成不帶韻頭。

6 有學者從語音結構之外考慮，提出粵語音節沒有韻頭帶來諸多不便。見張振興、張惠英：〈廣州話音系的分析和處理〉，載詹伯慧主編《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但根據黃家教的觀察，廣州話以〔i〕開頭的音節，它的起首音，舌面與硬齶之間的摩擦程度比普通話的大。見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所以，把粵語音節的起首音〔i〕、〔u〕分析為聲母〔j〕、〔w〕，使得語音系統簡潔，而且符合說話人的直覺。

以下的這項調查，可以說明粵語為母語的人缺乏韻頭的概念。本文第一作者在一次對 73 名本港小學普通話教師的普通話語音聽辨調查中發現，⁷ 他們在辨別普通話聲母誤讀方面，準確率最高；辨別聲調誤讀，準確率其次。辨別韻頭誤讀，準確率最低；而在確定誤讀情況時，能正確地指出缺少韻頭的，則不足十分之一。這是一次普通話聽辨的單元測試，要求受試者在預先指定範圍的詞語中，圈出每句中唯一的錯音字，並從聲、韻、調三方面確定「誤讀情況」。現將十個有錯誤讀音的字和測試結果列於表一，聽辨的十個句子見附錄。

	例字	錯音	正音	圈字		確定「誤讀情況」	
				每字正確率(%)	平均	每字正確率(%)	平均
聲母	牲畜	xù	chù	93	82	79	56
	推選	suǎn	xuǎn	55		26	
	戲劇	qǔ	jù	95		63	
聲調	填充	chòng	chōng	64	54	38	45
	特地	tè	tè	37		32	
	蘇打	dǎ	dā	29		27	
	實驗室	shǐ	shì	63		62	
	喜鵲	què	que	77		67	
	向往	xiàng	xiàng	53		42	
韻頭	往年	nán	nián	37		9	

表一、普通話音節韻頭辨正統計

從表一看出，分辨聲母誤讀字音的正確率最高，三字平均為 82%。確定「誤讀情況」的正確率也高，平均為 56%。雖然所測試的三個聲母都是粵語音系沒有的，但學習者較容易注意到，因為這是一種「有無」的差異。在分辨聲調錯誤方面，正確率較聲母低，平均為 54%，確定「誤讀情況」的正確率也較聲母略低，平均為 45%。⁸ 普通話聲調的陰平和去聲，粵語區的人不容易分辨，因為粵語的降調幅度不大，沒有高降調，所以，分辨不清普通話的高平調和高降調。「填充」的「充」說明這一點，雖然大多數受試者都選對了

7 這是一次單元聽辨測驗，學員在事先指定的詞語範圍內，看十個短句（見本文附錄），同時聽每句的發音。每句聽兩遍，每句裏只有一個讀音明顯錯誤的字。要求圈出那個字並指出誤讀情況。學員在課程中已經學過普通話韻頭概念，且知道韻頭屬於韻母部分。

8 「蘇打」的「打」選對的最少，因為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讀字，不易聽辨出來。

字，但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知道錯在哪裏。

丟失韻頭的錯音字辨認率為 37%，而確定「誤讀情況」的正確率最低，不足一成。大多數選對字的人覺得此字聲母有錯，而不是韻母有錯。因為粵語音節結構裏沒有韻頭，所以，丟失韻頭的發音錯誤不易被察覺。

覺得「年」字聲母有錯，是受母語 n 和 l 混淆所致，粵語裏這兩個聲母都有，但兩者在年輕人口中有相混的趨勢。本文第一作者針對 n、l 混淆對同一批受試者又做了一次聽辨測試，把一句話中「半邊臉」的「臉」讀成 niǎn，結果二十五個受試者只有八人能聽出「臉」字有錯，圈字正確率為 32%，與上表中「年」的圈字正確率相近。這說明，即使最難分辨的聲母 n 和 l，正確率也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而能確定韻頭的有無，覺察者不足什一也。

三、癥結所在

以上分析實在令人沮喪，粵語區的人學習普通話難道真的毫無希望嗎？再來看這麼一個例子。林某九七年從香港移民美國費城，不久入伍參軍。由於他在營中表現良好，升任陸軍中士，並被選入學校強化學習漢語（普通話），畢業後可以從事英漢翻譯工作。學期共十五個月，在前五個月，林中士與他同班的美國學生相比，成績平平。半年後逐漸進入班上前十名，畢業時獲得那屆漢語班唯一的最高成績榮譽獎。本文第一作者是林中士的漢語導師，回顧他的學習過程，發覺他的粵語對普通話的正確發音沒有幫助，他對語音的敏感程度不比一般美國學生好，所以前半年他並無突出表現。經過半年的聽說訓練，特別是半年後隨著漢字辭彙的大量增加，林中士的粵語語感顯示越來越大的優勢，最後其漢語水平領先班上所有以英語為母語的人。

林中士的例子給我們不少啟發。對粵語區的人來說，學習普通話的難點在語音方面。克服了語音困難以後，粵語在詞匯、句法方面的優勢就顯現出來。諸如「我吃了一頓中國飯在唐人街」此類歐美人學漢語常見的句法錯誤，粵語區的人絕不會犯。

因此，本港的普通話教學有個揚長避短的問題，就是如何利用母語的優勢，利用香港社會「三語兩文」的語言優勢，增加學習、掌握普通話語音的有利因素，減少學習初期母語對普通話語音的負面影響。

香港作為一個「三語兩文」的社會，粵語為母語，是強勢語；英語是受重視的第二語言，從幼稚園就有英語課，中小學還有為數不少的來自歐美的老師執教；普通話在「三語」中屬弱勢語，課時少，加上陳舊的教法，使得在本港中小學生（包括老師）中間流行著一種「普通話難學」的錯覺。其實，把普通話當作第二語言來學，香港有中國其他方言地區無可比擬的優勢：粵語的拼音字母和英語環境。本港受過較正規粵語訓練的人都諳熟

粵語拼音法。⁹ 粵語的拼音字母或者英文字母，它們都是以音素為表音單位。能分辨音節中所包含的音素，就容易辨別和糾正發音的偏差。本港中小學的中文課不教粵語拼音，英語課不教音標，實在是浪費了本港學習第二語言的一個有利條件。

音素的概念，必須通過學習和比較才能理解。對於自然習得的母語，有無音素的概念，並不重要。但是，對於學習第二語言，特別是教別人學習第二語言，音素的概念就顯得很重要。比如，只會說粵語的人，並不認為粵語有什麼特別，但是對於說普通話的人學粵語，有幾個音素就很特別。例如，粵語「香」(粵語拼音 hœŋ) 這個音節中間的一個音素 œ，是一個舌位相當於發普通話的「欸」，但必須把嘴唇撮起來。北方人發不好粵語「香」這個音，因為普通話裏沒有音素 œ。如果教粵語的人有音素的觀念，知道這是一個前、半低、圓唇元音，教起北方朋友來，注意這個音素的發音方法，北方朋友學起來就容易得多。

同樣，學會分解母語音節中的音素，能幫助我們很快瞭解目標語的音素，並學會正確發音。比如，普通話的「欸」跟粵語的「車」，它們的韻母發音是一樣的。我們在教普通話[ɛ]這個韻母時，可以用粵語「車」的韻母來幫助學生記憶。

所以，音素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把一連串的發音行為分解成若干發音動作。對粵語和普通話的發音動作進行分解，我們發現，每個語言裏可分割的音素其實還不到一百個，而且其中不少音素是共用的。也就是說，普通話的不少音素也出現在自己的母語裏。如果對自己的母語有音素的概念，就可以發現普通話的某些音素，粵語也有。對那些母語沒有的新音素，就會特別注意模仿。

按理說，漢語拼音是表音素的，用漢語拼音字母教普通話應該是正確的。但是，過分依賴漢語拼音字母來教普通話發音，¹⁰ 反倒成了本港普通話教學的另一問題。本港大多數普通話老師認為，教普通話發音就是教漢語拼音字母。這樣的認識在內地或許正確，因為內地方言區城市有很好的普通話環境。在香港，目前還沒有一個可利用的校外普通話環境，學生的發音全靠上課學。而老師們常把漢語拼音字母等同於普通話發音，沒有看到同一個拼音字母可以代表不同的音素。例如，拼音字母 e 代表普通話四個不同的音素。

9 在中國的方言區，方言拼音字母只見諸學術詞典。不是專門研究方言語音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方言還可以拼讀。

10 不能太依賴漢語拼音字母，一是因為漢語拼音的設計融入了音位觀點。如果一個一個孤立地教拼音字母，學生會覺得漢語拼音雜亂無章而失去學習的信心。二是字母有兩種功能：表音和書寫。作為表音符號，它要求標音盡量精確；作為書寫符號，它要求易認、易辨、易寫。所以，這兩者之間很難達成一致。只有認識了漢語拼音方案所採用的拼音原則之後，才能知道哪些字母表音素，哪些字母表音位，而哪些又是為了書寫的便捷。從而找出正確的教學方法。

字母	音素	出現環境	拼音舉例
e	[e]	韻尾 i 的前面	ei, uei
	[ə]	出現在鼻音韻尾前面	en, uen, eng, ueng
	[ɛ]	出現在介音 i、ü 後面，不帶任何韻尾	ie, üe
	[ɤ]	不帶任何介音和韻尾	e

表二、漢語拼音字母 e 所代表的四個不同的音素

從表二看出，如果根據漢語拼音字母教普通話發音，學生無法理解為什麼 ei 和 ie 兩個韻母，字母次序相反，其中 e 的發音完全不同，而單個的 e 發音又不同。所以，漢語拼音字母並不是我們普通話教學的靈丹妙藥。

肆、出路何在

在目標語學習過程中，有三方面因素起影響作用，即自然語言的普遍規律，母語的特徵，以及目標語的特徵。目標語的學習類似於母語習得，是一種不斷嘗試錯誤和不斷改正錯誤的過程。所以，母語對目標語的影響並不都是負面的。所謂母語的「干擾」，其實是目標語能力不夠而借助母語以完成交際的一種彌補工作。因此，母語的「干擾」，應該重新定義為「在目標語交際困難時母語的『調解』」。¹¹ 有學者發現，母語對目標語的「干擾」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大，據調查統計，學習目標語的語誤，只有三分之一是來自母語影響。¹²

母語對目標語的影響在音系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研究發現，目標語音系的形成，借助於母語音系的容納能力。學習者一開始用母語的音素替代與目標語相同和相近音素，¹³ 而那些與母語不同的音素，則用不同方式來習得。¹⁴ 研究還發現，母語對目標語音

11 S. Corder, "Language distanc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learning task," i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2/1, 1978.

12 這個調查數字，主要依據以西班牙語和德語為母語的人學習英語而得來的。見 R.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另一項調查顯示，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學習英語，受影響的語誤比例為百分之五十。見 Tran-Chi-Chau, "Error analysis,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 a study of difficulty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XIII, 1975。因為粵語與普通話為親屬語言，關係就如德語與英語，筆者相信，三分之一的比例也適用粵語區的人學習普通話的情況。

13 例如，粵語區的人學英語，用粵語的 [f] 替代英語的 [θ]。

14 Henning Wode,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An Integrated View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1.

系的影響，正負參半。一方面，學習者用母語音素替代目標語的相同或相近的音素，學起來較快；另一方面，目標語中與母語不同的新音素，則需要建立新的語音範疇，需要較長時間，所以新音素通常較晚才學會。¹⁵

從本文第一節的粵普語音比較看，粵語的一組聲母 dz、ts、s 對應普通話的三組聲母。在發音上，普通話翹舌音聲母比較容易分辨或模仿。麻煩在於普通話的舌尖音聲母 z、c、s 和舌面音聲母 j、q、x。粵語舌葉音聲母 dz、ts、s，其發音部位介於普通話的舌尖音和舌面音之間，在聽覺和發音上，這三組聲母（舌葉音、舌尖音、舌面音）都相近。可以將粵語聲母 dz、ts、s 與普通話舌尖音聲母對應，也可以將粵語的 dz、ts、s 與普通話舌面音聲母對應。不管選擇哪一組，都面臨如何辨別另一組的問題。換言之，由於母語的舌葉音的加入，使得目標語的舌尖音和舌面音成了兩組難分辨、易混淆的音。前此提到，母語對目標語音系的影響一般是正負參半，用母語音素替代目標語的相同或相近的音素是正面影響，目標語中與母語不同的新音素是負面影響。但從以上分析看出，粵語舌葉音不管對應普通話的舌尖音，還是對應舌面音，都成了負面影響。據筆者觀察，本港為數不少的普通話學習者，在學習普通話的翹舌音、舌尖音、舌面音這三組音素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無法糾正的語誤習慣，學者稱之為停滯在「化石化」階段。¹⁶ 究其因，一是母語對目標語的負面影響，二是對三組相近的音（舌葉音、舌尖音、舌面音）發音方法的指導，¹⁷ 三是普通話漢字課本的負面作用。¹⁸

所以，如果不採用以說話為主的交際法來教普通話，我們實在找不到另一種針對本港實際的、有效而快捷的教學法。美國外語教育機構根據各種外語與英語在語言學上的親疏關係，把外語學習的難易程度分為三等，漢語列為最難的一等。美國的大學（中小學開設漢語課的極少），用於訓練初級漢語（以聽說能力為主）的時間通常為一學年共一百五十學時。據筆者統計，本港學生從小學至大學經過大約兩百學時學習，多數人未能達到初級普通話口頭表達的水平。原因之一是本港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都在訓練同一內容：普通話的聲、韻、調，把普通話教學看成死的書面語發音練習（如拉丁語）。據筆者的課堂觀察，小學普通話科清一色以課文朗讀教學為主，連一九七六年課程綱要提倡的「句式

15 值得注意的是，新音素的習得，因為沒有母語的干擾，往往掌握得更好。見 James E. Flege, "Speech learn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in Charles A. Ferguson and etc.,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Models, Research, Implications* (MD: York Press, 1992)。

16 “化石化”就是在習得目標語過程中，由於方法不當，語誤成了習慣，以致無法糾正。

17 如果選擇粵語舌葉音對應普通話的舌尖音，就要突出舌面音發音部位在舌面的特點，氣流摩擦面較寬大；如果選擇粵語舌葉音對應普通話的舌面音，就要突出舌尖音發音部位在舌尖的特點，氣流摩擦面較前、較小。

18 用漢字（加上拼音）課本學普通話，固然可以發揮母語在詞匯、句法方面的輔助作用，但是，它對建立新音系的負面影響，遠遠超出了它的輔助作用。這是漢字作為一種非表音文字的弊端所在：在學習發音的階段，弊遠大於利。

操練法」尚未達到，遑論「傳意教學」。(本港英文教學亦然，參見《明報》2001年6月15日「論壇」版文章。)

綜上所述，筆者對本港小學普通話教學提出如下建議：在初期學習發音階段，盡量少用漢字課本，減少課文朗讀，以語言的交際功能(「傳意法」)貫穿教學的每一環節。也就是說，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習，將新詞語引入、新句型操練、課文內容、正音訓練等有機地結合在相互問答和情景會話之中。同時，增加教節，縮小編班人數。這樣做，雖然初級階段多花一些時間和人力，只要通過正確的聽說訓練，普通話中、高級水準，對於想進一步學習的人來說，就不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了。

附錄：表一、聽辨測試的十個句子

1. 這樣濕的天氣，人都會生病，何況牲[畜]呢？
2. 你知道這個帶填[充]的問題怎樣做嗎？
3. 我們不必[特]地為他一個人買張臥鋪。
4. 這種限量生產的汽水是用蘇[打]和糖做成的。
5. 蛇往[年]都是在這個時候蛻皮。
6. 每個宿舍推[選]一名代表。
7. 請換上外面的拖鞋進實驗[室]。
8. 這種喜[鵲]，尾巴大，身體小。
9. 我不喜歡看戲[劇]，喜歡看電影。
10. 他[嚮]往鄉村的寧靜的生活。